



佛 教 童 話
老 鼠 經

佛

教

童

話

×

〃

〃

〃

很久以前的事，臺灣東部山上住了一個老婦人，年紀已經八十五，臉皮早已皺得打了結，腰彎的像一條海蝦，耳朵也有點聾了，眼睛也看不大清。她的住房，又小且陋，要是括一下大風，怕就會把它吹倒一般。不過這位老人家的心地是挺好的，尤其是對佛祖的信心，更非常的堅深，她一生的希望，倒並不是要錢，也不是愛看戲，更不喜歡吃些什麼好東西。小朋友！你猜猜看！她唯一的希望是什麼？原來她老是想學「念經」！因為她住在山裏，終年不大下山，那裏去學什麼念經呢？雖然她開了一所小茶館，但這個山上，很少有外來的客人的，山裏的人都跟他一樣地半懂不懂的，又那裏會念什麼經呢？可是她依舊希望着：總有那麼一天她能學會「念經」！

果然有一天，是一個春天的上午。有一位商人模樣的中年人，由前山過來，穿的也很整齊，一看似是很有學問的人。

「今天很早就從旅館出發，一口氣翻過了山頭，已是很累了……好了，前面有一間小屋子，像是茶館子，且去那裏休息一下，喝幾杯茶吧。」

這位先生自言自語的一會兒便走進了老婦人的小茶館。

「老婆婆，我要茶！」

老婦人見是外客，顯得很高興。連忙過來招呼說：

「先生來坐，來坐！甚麼好風

把您吹來的？又這樣地早，我馬上泡茶來，您先坐一會，歇歇涼涼！」

老婦人邊說邊去泡茶，沒有一會兒，便端了一壺茶來，滿滿地倒了一杯，遞給這位先生。

「先生！請用茶，可惜這兒沒有一點心！」

「不用，不用，祇是口渴的很。」

那位先生說着，就從腰裏拿出一把扇子，一面揮着扇，一面飲茶。

「噲！老婆婆，你的茶泡的不錯，再來一壺吧！」

「是嗎！我這茶葉是本山的名產啊！」

「唉！真不錯！」他一邊嘖嘖稱好，一邊又欣賞着山上的風景。

「老婆婆！那邊一座高山叫甚麼山？」

「是那一座山？噢！這麼，這就是玉山呵！」

「玉山？這就是玉山嗎？從這裡看過去，更覺得美麗了！」

這位先生坐了許久，因為還要趕路，不得不站起身來，付了茶錢。

「老婆婆，我走啦，茶錢放在這裡。」

但是老婦人卻好像還有一樁心事未了，顯得很焦急地，一手却把這位先生的衣角拖住了。

「先生！費神！拜托！」

「奇怪！茶錢已經付了，難道還有什麼事情？」

「有：有一件事想拜托先生！」

「有什麼事快說吧！」

「我……我這老媽子，是的，先生，我今年活了八十五歲，沒有一天不想要「念經」，可是總找不到一個人教我。先生，像您們做大事的，一定什麼都懂的，沒有一件事是不會的，請您大發慈悲，教我一句「經文」，今天以後，讓我天天能做些功德！不然的話，白白地活了這一輩子，白白的信佛信了幾十年，連經文也不會念一句……」

「佛經？我的天呵……老婆婆，那我不會的，我會算帳，會打算盤，能寫幾個字，可是從來也不會學過甚麼「經文」的，你快點讓我走吧……」

「請您不辭煩勞……拜托……」

「你這樣熱心，為甚麼不到寺廟裏去請教請教出家的和尚呢？」

「是呀！您不知道，我們這山裏一帶，那裏來的寺廟？您要是不教我，我這一個老人，死了也難閉目……」

老婦人說到這裡，竟嗚嗚地哭了起來，弄得那位先生不知如何是好？

「且不要哭，哭也是沒有用的。」

「那麼，甚麼經都可以的，越短越好，長了反叫人記不住，一句也好，我不會忘記您的恩義的！」

「好啦！好啦！不要哭，也不要拉吧！既然你這樣講，就讓我再想想……好吧，先去拜拜佛祖再說吧！反正，甚麼經文都可以嗎？」

「是的……我不哭，請到這邊來！」

跟着老婦人，走進了隔壁房間一看，裏面設有一所很簡單却非常

清潔的佛壇，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老婦人在佛前上了三枝香，兩手合掌，跪在那裏是多麼地虔敬！真有點令人感動！這位先生也很不自然地把兩手合起掌來，跪了下去。不過，他心裏頭充滿了困惑，他不知道那裏會什麼經文，連半句也不會學過，又那裏能夠教人呢？但看了老婦人的熱誠、虔敬，又不忍使她失望！他簡直不知如何是好，額上的汗，像大粒的明珠一樣的一直往外滴！心裏越急，越想不出什麼東西。再看看老婦人吧，閉着眼睛，正安靜地等候他的教經。

正在這個時候，佛壇的右端有一個小洞，出現了一個小動物，把頭伸出一半來，又縮了進去。倒把那位先生嚇了一跳！

「噢！什麼東西？鬼頭鬼腦……」

伸出來……又……縮了進去……

老婆婆專心一注，閉着眼睛，等了許久，好容易這位先生開口了，畢竟做大事的人什麼都懂得的……聽個清楚，就跟着他念道：

「噢！什麼東西？鬼頭鬼腦……」

伸出來……又……縮了進去……

剛念完這一句，佛壇的左端，也有一個小洞，索落一聲，也出現了一個小動物，也探出了半個身子，見有人在那裏，連忙又躲了進去。

「嚇！又是一個，伸出來……」

又縮了進去……

老婦人連忙接着念：

「嚇！又是一個，伸出來……」

又縮了進去……

當這個時候，左右兩端的小洞，同時出現了兩隻小老鼠，這回好像膽子大了些，沒有立刻縮進去。

「哦！原來是你們倆……」

這一下子一開口，又把兩隻小老鼠，都又嚇得縮了進去。但老婦

人趕緊接着念道：

「哦！原來是你們倆……」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小毛賊奉了大毛賊之命，小心地走近了小茶館，輕輕地從門板的小穴裏，先望裏面一看，祇見老婦人跪在佛前，虔敬地正在念經。

「噢！還沒有睡，在念甚麼經？」

小毛賊正想躡足進去的時候。

「噢！甚麼東西？鬼頭鬼腦……」

「伸出來……又縮了進去……」

老婦人正在念經，但這一句話却使小毛賊嚇了一跳！以為老婦人已經發現了他。

「呀！不得了啦！」

小毛賊再也不敢逗留了，拔起腳來就跑去報告大毛賊。

「大哥！事情不對頭囉！」

「甚麼對不對，不要慌張，快些說甚麼不對頭？」

「那，那個老媽子，她跪在那裏念經，當我正想進去的時候，但不知怎的，他竟知道我的光臨，說甚麼！甚麼東西？鬼頭鬼腦……」

伸出來，又縮了進去……」

「噢！沒用的笨東西，既然背着你在念經，她又那裏會知道你去？一定是你自己膽小虛心，又不敢進去！好吧，且讓你大哥自己去看看再說，你在這不要亂動。」

大毛賊很有經驗地來到老婦人的家，他也找了個小穴，先探望了一下，見老婦人仍舊跪在那裏念經，他很放心地正想從左門輕輕地進去的時候，祇聽得老婦人在說：

「嚇！又是一個！」

大毛賊不得不縮住了腳，再仔細地一聽。

「伸出來……又縮了進去……」

大毛賊再也不敢猶豫，好像有點毛髮直豎，回頭就跑。

「大哥，怎麼樣？」

「嚇！奇怪極了！老媽子念經念得有神通了，背着我們也會知道

「你看，我不騙你吧！」

「太不合理了，她平常耳朵都有點聾，怎麼能聽出了我們的腳步聲？也許……好也！我倆一同再去試試看！連鼻息也不要透出聲來，我試不能相信佛祖會……」

他們倆又躡足躡地，這一回連氣也不敢透一下地走了進來。

老婦人還在念經。似乎越念精神越好，聲音也來得特別響亮了。

「哦！原來是你們倆……」

大小毛賊兄弟倆又嚇了一跳，立刻止了步，仔細聽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真是怪事！」

「你看，我不騙你吧！」

「太不合理了，她平常耳朵都有點聾，怎麼能聽出了我們的腳步聲？也許……好也！我倆一同再去試試看！連鼻息也不要透出聲來，我試不能相信佛祖會……」

他們倆又躡足躡地，這一回連氣也不敢透一下地走了進來。

老婦人還在念經。似乎越念精神越好，聲音也來得特別響亮了。

「哦！原來是你們倆……」

大小毛賊兄弟倆又嚇了一跳，立刻止了步，仔細聽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你們兩個鬼頭鬼腦的伸出來，又都縮了進去……」

暹羅公主的自述

莫佩嫻譯

我是南方學校的一個忠實信徒

我尊敬佛陀，因為他給予我認識真理的知識，自由的思想，和永遠的安樂。

我尊敬達摩(法)，因為他能給予我充分的道理和圓滿而澈底的答覆。

我尊敬僧伽(僧)，因為他把佛陀所說的真理向我宣說。

我尊敬佛、法、僧稱做我們佛教的三寶。

我每天都很嚴肅遵守五戒，過着清淨的生活：一、我不殺，二、我不盜，三、我不邪淫，四、我不妄語，五、我不喝酒。

我深信因果律，因果的意義，就是那比我們現在播下了穀的種子，將來我們一定收成穀的稻子。

我深信因果律，因果的意義，就是那比我們現在播下了穀的種子，將來我們一定收成穀的稻子。

我深信因果律，因果的意義，就是那比我們現在播下了穀的種子，將來我們一定收成穀的稻子。

我深信因果律，因果的意義，就是那比我們現在播下了穀的種子，將來我們一定收成穀的稻子。

我深信因果律，因果的意義，就是那比我們現在播下了穀的種子，將來我們一定收成穀的稻子。

我深信因果律，因果的意義，就是那比我們現在播下了穀的種子，將來我們一定收成穀的稻子。

我深信因果律，因果的意義，就是那比我們現在播下了穀的種子，將來我們一定收成穀的稻子。

我深信因果律，因果的意義，就是那比我們現在播下了穀的種子，將來我們一定收成穀的稻子。

我深信因果律，因果的意義，就是那比我們現在播下了穀的種子，將來我們一定收成穀的稻子。

我深信因果律，因果的意義，就是那比我們現在播下了穀的種子，將來我們一定收成穀的稻子。

我深信因果律，因果的意義，就是那比我們現在播下了穀的種子，將來我們一定收成穀的稻子。

我深信因果律，因果的意義，就是那比我們現在播下了穀的種子，將來我們一定收成穀的稻子。

，又都縮了進去……完了……」

「糟！三十六着，走為上着……」

大小毛賊奔走如飛，連頭也不敢回過來看一看。

老婦人因為學會了莫明其妙的兩個賊人呢，經過了這一次的教訓，從此以後，也就改邪歸正，再也不幹這個勾當了。

備考

(一) 主點：信心至上

(二) 時間：二十分—三十分鐘

(三) 表演：念經的聲調，一定要莊嚴，態度要虔敬。

痛；是因我深信我們今生所受的種種苦

明；是為我們從前所造的惡業，現在

的；是貪、瞋、癡、慢、疑、惡、見、

學；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身；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無；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力；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使；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來；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上；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一；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話；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是所造的惡業，現在

；是所造的惡業，現在